

神僧傳卷第四

城五

慧通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質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

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為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

城五

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為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着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邵碩

沙門邵碩康居國人與誌公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求之則去遊益州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懽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求細席者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為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化碩於眾中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

子形乃悟分其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皆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妻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為左右可乎碩為人好韻語乃謂明日寧自乞食以清讌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忽著布帽詣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除之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是年九月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脚須著屐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

自郟縣來者曰。昨見碩公著一履行市中。曰。爲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爲我隻履進驚。問之。沙彌答曰。昇尸時一履墮。行急不及繫也。

法願

釋法願本姓鍾氏。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伎。及著文占相。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彀沈慶之微時。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公當位極三公。如是歷

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鎖。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勅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彀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彀以詰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彀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

及竟陵王誕舉事陳諫亦然齊高帝親事幼
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
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
興亦盡師敬永元二年卒春秋八十二

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氏金城人初朱氏婦聞見啼
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
儉出家修習禪業往來皖山劔水之下面方
而瑩徹如鏡手足皆烏爪止江東道林寺至
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

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
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
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
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
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既旦人見其入
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
舉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
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
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即迎入官居之後堂
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

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其所閣吏
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
獻欲以一水遺誌遣使於龍光廟賓二寺求
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厲候伯家
尋之伯云誌成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
告獻方知其身分三處宿焉誌常盛冬袒行
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忽來引
衲而去後假齊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
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武帝又常
於華林園召誌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

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永明
中常住東宮後堂一日平明從門出入忽云
門上血汗衣褰衣走過及鬱林見官車載出
此帝頸血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病請誌
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待是日諧亡載屍
還宅誌曰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
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
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
州及敗齊之殺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
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

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
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
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又旬事發。
偃叛走朱方。為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
忠烈王嘗屈誌至第。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
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為荊州刺史。
其預鑿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
兩寺。及梁武即位。下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
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
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造仙高者。豈

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
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
出入禁中。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鱸。昭明諸
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
年矣。師何為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
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鱸殘魚也。天監
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
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
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梁武即使沙門
法雲講勝鬘。竟夜便大雨。誌又云。須一盆水。

加刃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舒州瀟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武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為其見真形。先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

供事者不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濯髮。俗僧間有譏笑者。誌亦知衆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豬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為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慙服。晉安王蕭綱初生日。梁武遣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然冤家亦生於後。推尋曆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會稽臨海寺有大德。常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

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千雲秀出遂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著真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為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知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即時便到今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浦數十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字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云

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常在都下聚樂處百日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厨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間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厨側漫呼黃頭誌公忽曰阿誰喚我即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獵狗捉我何為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不久當亦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

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即啓聞梁武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寺。勅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

香闍梨

香闍梨者。莫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酣樂。

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甞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須飧一頓。諸人爭奉。殺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汙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能馳走。酒肉亂出。將欲滿坑。魚鮓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後因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營墓。將殯。怪棺大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道琳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
 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
 陽縣林泉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
 子慧韶為屋所壓頭陷入胃琳為祈請韶夜
 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
 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
 迹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
 立聖僧坐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
 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嵩頭陀

嵩頭陀法師居婺州雙林北四十里巖谷間
 為創香山寺及建靈刹道俗萬衆共引麻紵
 舉刹絳忽中斷引者皆顛躓師乃曰有何魔
 事使之然乎因以鉢盛淨水內外攪之呪而
 作禮捧鉢繞刹一周刹乃不假人功屹然自
 立後又至萊山立寺師常曰萊山王而不久
 香山久而不王後果如其所言竟不知所終
 阿專師

阿專師者不詳其氏族雲遊定州時在州里

中間人有會杜齋供嫁娶喪葬之席。或少年放鷹走狗。追隨宴集之處。未嘗不在其間。鬪諍誼罵。亦曲助朋黨。如此多年。後正月十五夜。觸他長幼坐席。惡口聚罵。主人欲打殺之。市道之徒。救解將去。其家兄弟。明旦捕覓。正見阿專師騎一破牆上坐。喜笑謂之曰。汝等此間何厭賤我。我捨汝去。捕者奮杖欲擲。前人復遮約阿專復云。定厭賤我。我去。以杖擊墻口。唱叱叱。所騎之墻一堵。忽然昇上。可數十仞。舉手謝鄉里曰。好住百姓。見者無不禮。

拜悔咎。須臾映雲而滅。可經一年間。在長安。還如舊態。於後不知所終。

達磨

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踈朗。質皆曉悟。志存大乘。真心虛寂。通徹數定。學高之。梁武帝。普通初。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遣使詔迎。至金陵。帝親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

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
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知機
不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一枝渡江二十三
日北趨魏境尋至雒邑初止嵩山少林寺終
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葬熊耳山魏末雲
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
獨逝雲問何去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
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明帝已
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壙

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通公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氏族居處無常所語狂
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
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拾無數死魚頭積於
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
江先屠東府一城盡斃置其首於西明門外
為京觀焉朝市破落所在荒蕪耳通公言說
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
害私遣小將于子悅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

謂子悅云。若知殺者勿害。不知則密擬之。子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火燎逆。謂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作禮拜云。不敢。於是馳往報景。景禮拜謝之。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召通。通取刃搗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太鹹。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屍于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皆盡。後竟不知所去。

僧林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

上蜀至潼州。城西四十里有豆圖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繩牀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爲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帖。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棲托已來。便亦五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涸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孚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而返。後住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爲

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于潼郡。

慧約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氏。東陽烏傷人也。祖世為東南仕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為帝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載誕之日。光香充滿。身白如雪。俗因名為靈粲。兒童時聚沙為佛塔。壘石為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

乃至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以為患。乃捨已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又示為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縑纒季父喜。畋獵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勦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日殺生。菩薩教化。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汗流。旦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忽值一僧訪。以至教。

彼乃舉手東指云刻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
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剡徧禮塔廟肆
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宋泰始四年於
上虞東山寺辭親剪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
沙門慧靜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
踰一紀及靜之亡盡心喪之禮服闋之後却
粒巖栖餌以松木蠲疾延年深有成益齊太
宰文簡公褚淵嘗請講淨名勝鬘淵遇疾晝
寢見梵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
俄而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

城五

十二

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
起為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
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已時
人未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為然後還都又
住草堂少傳沈約隆昌中外任攜與同行在
郡惟以靜漢自娛禪誦為樂異香入室猛獸
馴階常入金華山採結或停赤松澗有道士
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要大治
祭酒居之妖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
約移居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卧見二

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
水精晝夜煩惱即授以歸戒自爾災怪永絕
天監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
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皇儲已下爰至道俗
士庶咸希度脫鴻五弟子著錄者凡四萬八千人
嘗受戒時有一乳鵲歷階而昇狀若餐受至
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
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頸聽法上曰此
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爲說法
無何二鳥同化後靜居閑室忽有野媪賣書

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开持異樹自植於
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
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
退此樹葉綠花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
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大通四
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
寺詔乃號爲本生焉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爲
智者里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
峯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
現疾北首右脅而卧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

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幡花羅列空中迎我
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
儼參疾答曰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
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
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
十有四六十三夏初卧疾時見一老公執錫
來入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改
葬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
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
日勅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

塔之始白鶴一隻繞墳鳴唳聲甚哀惋葬後
三日歛然永逝。

檀特師

檀特師一名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也
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
於涼州字文仲和為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
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不喻其
旨怒不令在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
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
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

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返。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獼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爲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復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

驗多如此也。俄而疾卒，周文命葬之。

檀相

釋檀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車，太守鄭貞令相賁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佛教，便願出家。及還蜀，決誓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志。歲五一時剪落，自出家後，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郡有法愛道人，高術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舉繩床，離地四五尺，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

來舉床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群虎繞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遣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

永樂北藏

神僧傳

出家後。因梁末軍亂。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未暇經始。適便遷化。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爲繁茂。夏月忽無故葉落。又維那旦打鍾。初不發聲。犬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座僧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乃知樹枯鍾噓。表其遷化之晨也。弟子銜命靈屍松下焉。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者。老自幼見之。容

第一八一册

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徧遊遐
邇既入荊州汝陽郡居高要縣之紫石山。無
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
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
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
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
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清谿山。元英往問
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異。宜
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
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

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
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
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
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此爲神皆從行。故也。
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沿
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
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
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
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
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

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栽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辨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

城五

十七

宜即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繼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禱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

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
曇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
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
其禁戒。不復噬螫。音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
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
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
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
欲噬之。或止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
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
乃見蛇頭。辭棹檔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

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
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御徵命。殊急。若
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
死。法和又為人置宅。相墓以避禍。求福。嘗謂
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
因繫馬於其柱。城五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
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
史封江乘縣公。法和稱臣。其啓文朱印。名
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
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

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
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
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
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
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箠在道間上開一孔
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
檻中所受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
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
則雄辨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
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

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
天王坐處豈規主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
有香火因緣見王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
既被疑是業定下可解也於是設供會具大
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
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
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望其城門著纒
白布衫袴邪中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
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
帟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

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白後四十許
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
平荆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
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比陳瓌
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
法和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
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
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蒞為郢州刺史官爵如
故蒞弟遣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
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

退法和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
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
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
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
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
給通懺油絡網車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
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
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中第一區田
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法和所
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

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拜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二十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有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逸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妻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尚圓

釋尚圓姓陳氏廣漢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姝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主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即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入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在自爾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年八十一終

所住城。

法聰

釋法聰姓梅氏。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栖止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廵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都。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主慙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窮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

然。良久。竚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命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勸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

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勅為造禪居。寺聰不往住。度人安之。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忽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屹然不動。便

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所。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襄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乃捨宮造天宮寺。邀延永住。巴峽空晉鴻。上湘東王栢木為寢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僧房講堂。并王服玩。作露盤。立為寶光寺。請聰居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豎義殿。則夜放光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

幽燭所致。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頂暖。手屈二指。異香不散。年九十二。

僧安

釋僧安。不知何許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號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眾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眾。至越州行頭陀。忽

云往年雌雉應生此徑。至一家。遙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為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為講涅槃。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然不解。

傳弘

大士傳弘者。住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為任。依止雙

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眉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腳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孝武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磐石。四徹六旬。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晏然其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災。乃然臂爲炬。冀禳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

州右脇而卧。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暖。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殮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號慕轉深。悲戀之聲。慟壑山谷。初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徧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從勸世人。有發於菩提心者。能推輪藏。是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今天下所建

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山有古松大士曾於松間願度衆生以斧爲誓至今松木斧痕猶在其飼虎之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爲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誦之飯石至今長存靈異之蹟不可紀極。

慧思

咸五

廿四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閭里常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數夢神僧勸令齋戒唯一食不食別供所止庵舍野人焚其所居遂顯癘疾求誠

懺悔所患平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遇清衆宜更翻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復夢彌勒彌勒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彌勒與諸眷屬同會法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豁然開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岳既至謂徒曰吾寄此山期十載

以後必事遠遊師曰吾前生曾居此處領徒陟嶺見一所林泉勝異曰古寺也吾昔居之掘地果得僧用器皿殿宇基址又指兩石下得遺骸乃建塔今三生塔是也又於東畔靈岩之傍建臺為衆講般若法正當大岳之心今般若寺是也城五南北學徒來者雲集師患無水忽見岩下潤以錫杖卓之果得一泉猶未周續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注今虎跑泉是也或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一向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

吞盡更有甚麼衆生可度者江左佛學盛學義門自思南度定慧雙舉道風既盛名稱普聞俄有道士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國券斷岳心釘石與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見二虎跑憤大蛇當路使驚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虎蛇乃退使見師再拜以事白未至之前師見一小蜂來螫音其面即為大蜂咬殺銜至師前師入定觀之知是宿冤欲相燒害師謂使曰使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

錫而往西門關吏齊奏師入帝已驚異及師朝見帝遂下迎復問左右卿等見此僧何如人對云常僧帝曰朕見其踏寶花乘空而至乃迎師入殿供養其道士罪以欺罔欲盡誅之師懇帝曰此宿寃願陛下赦之乃可其奏勅彼道士給師役使師奏辭還山帝餞以殊禮未幾道士誣師者一人暴死一人爲犬所噬而斃應蜂兆矣自是每年陳主三信參勞榮盛莫加而神異難測遇雨不濕履泥不河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是年六月臨將終

時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至二十
日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靈辨號慟乃開目
何驚動吾耶癡人出法言訖長往

神僧傳卷第四

本三

+